



相似文本·思想亲缘·曾思孟关系* ——《孟子》“思诚”章的三大论域

杨海文

摘要:《孟子》“思诚”章包含三大论域:其一,它与《孔子家语》《中庸》《淮南子》似曾相识的字句同异值得分辨;其二,它与《中庸》环环相扣的思想关联值得分析;其三,它与曾子、子思薪火相传的学脉传承值得分疏。尽管“诚而思诚”的思想义理是《孟子》“思诚”章的重中之重,但如果基于思想义理而统筹兼顾,亦即增加比较研究的文本数量、彰显思想发展的亲缘属性以及理顺曾子、子思、孟子的演变历程,那么,此一单章研究就会达成《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使命,成为孟子研究与孟学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孟子》;《中庸》;思孟关系;曾孟关系;单章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5-0049-08

《孟子》有不少单章充盈深邃的哲学内涵,《孟子·离娄上》“思诚”章(以下简称《孟子》7·12^①)即是其一。这一哲学内涵需要通过思想史解读,方能得到全面而深切的敞开。包括《孟子》7·12在内的四个相似文本,其似曾相识的字句同异值得分辨,其环环相扣的思想关联值得分析,其薪火相传的学脉传承值得分疏。与传统的解读相比,我们增加了比较研究的文本数量,彰显了思想发展的亲缘属性,理顺了曾子、子思、孟子的演变历程,旨在经由《孟子》单章,达成对《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使命。

一、四个相似文本的字句同异

《孟子》7·12的全文为:“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

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译文可作:“孟子说:‘居于下级的职位而不让上级获信,人民不可以得到治理。让上级获信有方法:不让朋友信任,不会让上级获信。让朋友信任有方法:事奉父母而他们不愉悦,不会让朋友信任。愉悦父母有方法:反省自身而不实诚,不会让父母愉悦。实诚自身有方法:不明辨良善,不会实诚自身。所以实诚是上天的法则,追求实诚是人类的法则。至极的实诚而不感动人们的,未曾有过;不实诚,未曾有过能够感动人们的。’”

从先秦至西汉,有三个文本与《孟子》此章相似。

其一见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在下位不获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获于上有道:不信

收稿日期:2021-06-27

*基金项目: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课题“《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20GZGX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海文,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于友,不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顺于亲,不信于友矣。顺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诚于身矣。诚者,天之至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②此段冠以“孔子曰”,亦即孔子之言。

其二见于《礼记·中庸》(简称《中庸》):“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1632}此段未冠以“孔子曰”,实亦孔子之言(下文详论)。

其三见于《淮南子·主术训》:“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

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2]316-317}此段未标识说话人身份,当与《淮南子》以道家杂糅百家有关。

以上四个相似文本,其思想发生影响的年代先后当为《孔子家语》《中庸》《孟子》《淮南子》。从思想史角度看,《中庸》与《孟子》的关联众所周知,《孔子家语》与《中庸》《孟子》的关联举足轻重。现将《孟子》此章分作四段,借以区分这四个文本在文字表述、语句组成上的同异。其中,从文字表述看第一段,《孔子家语》《中庸》《孟子》大致相同,《淮南子》与前三者差异较大;从文字表述看第二段,《孔子家语》《中庸》《孟子》大致相同,《淮南子》与前三者差异较大;《孔子家语》《中庸》《孟子》第三段的文字表述大致相同,《淮南子》无此段;《孔子家语》《中庸》第四段的文字表述大致相同,《孟子》与它们的差异较大,但《淮南子》无此段。以上所述的同异,如下表所示:

	《孟子》7·12	《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礼记·中庸》	《淮南子·主术训》
第一段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在下位不获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
第二段	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顺于亲,不信于友矣。顺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诚于身矣	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
第三段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者,天之至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第四段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综上所述,其一,《孔子家语》《中庸》《孟子》的文字表述、语句组成大致相同,但《淮南子》的

文字表述差异较大,语句组成少了两段。其二,从“不”“弗”二字用于“获上→信友→悦亲→诚

身→明善”系列看,《孟子》五用“不”、三用“弗”而不工整,《孔子家语》《中庸》《淮南子》均八用“不”字而工整。其三,尽管语句有多寡、文字有同异,但四者“明善→诚身→悦亲→信友→获上”的思想旨趣基本一致。其四,《孟子》《淮南子》对《孔子家语》《中庸》的孔子之言予以继承并创新,此乃不争之实。其五,《淮南子》的涉案部分与《孟子》7·12相似,而其紧接的“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与《孟子》7·11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相似,此乃《淮南子》继承并创新《孟子》的例证。

二、《孟子》与《中庸》的思想亲缘

周末汉初出现了很多典籍。文献学者力图确定其作品具体形成年代,思想史家企图界定其思想发生影响的年代。这两种思考方式经常充满矛盾,所以文献学者认定有的典籍为伪书,而思想史家未必这样看。《孔子家语》在历史上就常被文献学者以及受此影响的思想史家当作伪书。庞朴(1928—2015)指出:“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杂抄自《礼记》等书。《礼记》乃汉儒纂辑,非先秦旧籍,去圣久远,不足凭信。具体到‘民之父母’一节,则认为,其五至三无之说,特别是‘三无’之无,明显属于道家思想,绝非儒家者言,可以一望而知。现在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些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3]杨朝明指出:“《家语》不仅是专门的孔子儒学的记录,而且在规模上也超过了儒家‘四书’中的任何一部。与《论语》的简略相比,《家语》有完整的场面;与《大学》《中庸》作为专题论文相比,《家语》中的思想更为全面;《史记》记录了孔子事迹,但《家语》的记录时代更早,内容更多,更加准确。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要准确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决不能舍弃《家语》,《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4]既然《孔子家语》“确系孟子以前遗物”,又是“孔子研究第一书”,大致可断定孟子受其思想影响。古往今来,罕见有人专门研究《孟子》7·12与《孔子家

语》的思想关联,问题意识匮乏;但人们对《孟子》7·12与《中庸》的思想关联津津乐道,问题意识鲜明。从权宜之计看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讲清了后者,可以视作讲清了前者。

从单章与单章的关联看,《孟子》7·12既可与前此的7·9贯通,又可与后此的13·4贯通。先看基于“有道”而贯通。《孟子》7·9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里的“有道”侧重主体之君,“求道”的次序是天下←民←心(好恶),以及心(好恶)→民→天下。《孟子》7·12指出:“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这里的“有道”侧重主体之臣,“求道”的次序是获上←信友←悦亲←诚身←明善,以及明善→诚身→悦亲→信友→获上。再看基于“反身”而贯通。《孟子》7·12指出:“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这里侧重不实诚就不能“反身”。《孟子》13·4指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侧重实诚就能“反身”。以上所述,《孟子》7·12基于“有道”而与7·9贯通,认为王道政治学包括君、臣两类主体,但其治世目标则一;它又基于“反身”而与13·4贯通,认为实践伦理学面临不做功夫、做功夫两类情形,但其修身旨趣无二。

宋元孟学史曾就《孟子》7·12的“明善”“思诚”“修身”关系引发争论。正题出自《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3]²⁸²朱熹(1130—1200)认为:修身本于思诚,思诚本于明善。反题出自《饶双峰讲义》卷13《孟子三·居下位章》:“《集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个‘思诚’,恐非本文之意,盖‘明善’即是‘思诚’。”^[4]⁴⁵⁵饶鲁(1193—1264)与朱熹针锋相对,认为思诚即是明善、明善即是思诚。合题出自《孟子通七·离娄章句上》:“《通》曰:饶氏疑《集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个‘思诚’,恐非本文之意,盖‘明善’即是‘思诚’。余就《集注》观之,无可疑者。其释‘思诚’

云:‘欲此理之在我者,皆真实而无伪。’释‘明善’云:‘即事以穷理。’学者未有不能即事以穷理,而可使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也。况孟子言所谓‘思诚’,即《中庸》所谓‘诚之’,其功夫皆兼知行而言。《集注》所谓‘思诚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为先;‘明善又为思诚之本’,是知行之中又当以知为先也。饶氏疑之过矣。”^⑤胡炳文(1250—1333)抑饶申朱,认为:修身本于思诚,是言修身以知行为先;思诚本于明善,是言知行之中又当以知为先。

从《孟子》7·12“明善→诚身→悦亲→信友→获上”的次序看,可见明善既是一根而发的砥柱、又是贞下起元的枢纽,不明善就不足以思诚,不思诚就不足以修身。唐文治(1865—1954)指出:“明善者,吾心之良知也。家庭、社会之暗塞,由吾心之良知以光明之;世界之晦昧,亦由吾心之良知以光明之。然而此良知者,不免为气质所锢,物欲所蔽,最易于汨没者也。故必居敬、穷理以涵养之,读书、取友以磨砢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固守之。如是而吾身乃可以诚,反是则为暗塞,为晦昧。故曰:‘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此孟子传孔子、子思子之学说也。”^⑥《孟子》7·12两言“动”字:“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朱熹《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杨氏曰:‘动便是验处,若获乎上、信乎友、悦于亲之类是也。’”^{[3]282}经复核,杨时此语不见于《杨时集》。《杨时集》卷11《语录二·余杭所闻一》第7条指出:“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务,反不知诚其身。岂知一不诚,它日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乎?故曰:‘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夫以事上则上疑,以交朋友则朋友疑,至于无往而不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盖忘机,则非其类可亲;机心一萌,鸥鸟舞而不下矣,则其所能所为可谓高矣。”^⑦以上文字专释《孟子》7·12“获于上有道”至“不悦于亲矣”,可与朱注引杨时语互参。《饶双峰讲义》卷13《孟子三·居下位章》则指出:“人要为君取信,必须朋友称誉荐进。然朋友所以称誉,必能修身、齐家,方有可称者。若是不悦于亲,则何可称之?有能悦亲,必出于诚心乃可。这是推原诚身,效验如此。若说诚身工夫,则无间于事亲、取友、事君、治民之际。诚到至

处自能动物,则以之事亲而亲悦,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从,初无先后之分矣。”^{[4]455}由此可见,动即是效验,旨在昭示“获上←信友←悦亲←诚身←明善”与“明善→诚身→悦亲→信友→获上”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因故,何漱霜指出:“本章系孟子示人以诚身之方及其所收之效也。盖事上得君,乃可临民;信友悦亲,全在本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诚为贵也。”^{[5]25}《孟子文法读本》卷3《离娄》录吴闿生(1877—1950)眉批:“‘至诚’二句,拍合章首,振荡作收,矫健屈拏如蛟龙,欲去而迴其首。”^⑧

《孟子》7·12七言“诚”字(先后为“反身不诚”“诚身有道”“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思诚者”“至诚而不动者”“不诚”),是该章最重要的关键词。从《中庸》《孟子》的涉案文本看,何谓“诚”“诚者”“诚之者(思诚者)”?《中庸章句》第20章指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3]31}《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诚,实也。”“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3]282}朱熹以“实”解“诚”,以“真实无妄之谓”“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解“诚者”,以“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解“诚之者(思诚者)”,又以“天理之本然”“人事(道)之当然”区分并勾连“诚者”“诚之者(思诚者)”,高屋建瓴,前后相续,奠定了四书学“诚论”的义理架构。其中,《孟子集注》的“诚论”又比《中庸章句》更能彰明道德实践之“理”与“我”的主体间性。《中庸章句》篇首指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3]17}依据此一共识,思孟关系借助《中庸》《孟子》的涉案文本得以敞开,“实学”成为《中庸》《孟子》“诚论”的本质概括。

从《孟子集注》先于《中庸章句》撰著并成书看,《孟子集注》以“实而无伪”释“诚”,而《中庸章句》以“真实无妄”释“诚”,既是守正创新,又是兼容并蓄。一方面,《中庸章句》以“真实无

妄”释“诚”，本于《河南程氏遗书》卷6《二先生语六》：“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又本于同书卷21下《伊川先生语七下》：“真近诚，诚者无妄之谓。”^{[6]92.274}合此二条，可知朱熹借“真实无妄”以守正创新程颐（1033—1107）之“真诚无妄”。另一方面，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18“破题用庄子”条指出：“‘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⑨“四书”亦无“真”字。字词无学派之分，观念有党性之别。从“实而无伪”到“真实无妄”，可知朱熹沿袭程颐借“真实”以兼容并蓄道家之“真”。《朱子语类》卷14《大学一·纲领》指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7]249}俞樾（1821—1906）指出：“朱子所定《四书》，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次。”^⑩从朱子四书学的心路历程看，《孟子集注》借“实而无伪”而观其发越，其“诚论”旨在彰明道德实践之“理”与“我”互涵互摄的主体间性；《中庸章句》借“真实无妄”而求其微妙，其“诚论”旨在辨析本体建构之“真”与“妄”泾渭分明的哲学本性。前者可谓侧重实践理性，后者可谓侧重纯粹理性，两者承前启后、前赴后继，此亦不可不辨。

前引与《孟子》7·12相似的《淮南子·主术训》涉案文本指出：“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张九成（1092—1159）《孟子传》卷15指出：“诚之为用，无所不动之意也。然世之论诚者，多错认专为诚。夫至诚无息，息非诚也。倘以专为诚，则是语言寝处、应对酬酢皆离本位矣。故世之行诚者，类皆不知通变。……此孟子指文公以性善而能力行三年之丧，使百官族人称其为知，而四方来观者皆大悦而归者是也。呜呼！诚如此其大，而乃竟指专以为诚。使专谓之诚，则农夫、樵叟皆圣人矣。吁！可怪也。”^⑪以上批评如若针对《淮南子》而发，则又旨在辟异端。《中庸》《孟子》的“诚论”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议题，南宋陈淳（1159—1223）的《北溪字义》卷上《诚》、清代戴震（1723—1777）的《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诚（二条）》对此做过深入探讨。前者指出：“孟子又谓‘思诚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传授处。”“‘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

晦翁又增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诚在人言，则圣人之诚，天之道也；贤人之诚，人之道也。”“诚与信相对论，则诚是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⑫后者指出：“诚，实也。据《中庸》言之，所实者，智、仁、勇也；实之者，仁也，义也，礼也。”“质言之，曰人伦日用；精言之，曰仁、曰义、曰礼。所谓‘明善’，明此者也；所谓‘诚身’，诚此者也。质言之，曰血气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谓‘致曲’，致此者也；所谓‘有诚’，有此者也。”“言乎其尽道，莫大于仁，而兼及义，兼及礼；言乎其能尽道，莫大于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⑬两者的不同在于：《北溪字义》尊朱，《中庸》《孟子》的“诚论”得以还原并深化，乃以“做哲学史”的方式系统地展开四书学视域中的“诚论”；《孟子字义疏证》驳朱，《中庸》《孟子》的“诚论”得以继承并超越，乃以“做哲学”的方式创新地建构新孟学视域中的“诚论”。

从《孟子》7·12与《中庸》涉案文本的思想亲缘关系看，前者说的“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对应于后者说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尽管两者的含义各自不同，但并不表明《孟子》没有传承《中庸》这一思想。其一，《孟子》8·19指出：“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译文可作：“舜明辨众物的道理，洞察人类的伦常，率由仁义而自然实行，不是勉强实行仁义。”“由仁义行”与“行仁义”即是“从容中道”与“择善固执”之意。其二，《孟子》13·15指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译文可作：“人们不经学习就有的能力，是自身至善的能力；不经思虑就有的知识，是自身至善的知识。”“不学而能”与“不虑而知”即是“不勉而中”与“不思而得”之意。其三，《孟子》13·30指出：“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译文可作：“尧、舜是本性仁义，商汤、武王是亲身仁义，五霸是借用仁义。”又，《孟子》14·33：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译文可作：“尧、舜是本性仁义，商汤、武王是返归仁义。”“性之也”与“身之也”（“性者也”与“反之也”）即是“诚者”与“诚之者”之意。是故，《中庸》涉案文本的最后一段，已被《孟子》8·19、13·15、13·30、14·33予以认同并创新。经由《孟子》7·12的深度解读，这些思想史线索得以豁然敞开。

三、从思孟关系到曾孟关系

明代王祎(1321—1373)《王忠文集》卷4《四子论》指出：“‘四子’，《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论语》，孔子及门人问答之微言，而记于曾子、有子之门人。《大学》，亦孔氏遗书。其《经》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记；《传》十章，则曾子之言而门人记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七篇，孟子所著，或曰其门人之所述也。”^{[8]68}所谓“《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只是一般说法，但不能说《中庸》所有的文字都是子思之言，“子思之作”与“子思之言”是有区别的。如果抹煞这一区别，结果就会导致人们将与《孟子》7·12相似的《中庸》涉案文本直接当作子思之言。它究竟是孔子之言还是子思之言呢？南宋学者的相关探讨值得重视，盖因既有视作孔子之言者，亦有视作子思之言者。

一是张九成《孟子传》卷15指出：“此一章乃子思中庸之学，而孟子于其中又扩大。”^⑩此说将《中庸》涉案文本视作子思之言。

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与《大学》相表里，学者宜潜心焉。”^{[3]282}此说将《中庸》涉案文本视作孔子之言。所谓“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本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齐洁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财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称事，所以来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绥远人也；继绝世，举废邦，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

所以怀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顺于亲，不信于友矣。顺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诚于身矣。诚者，天之至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⑪另可参见朱熹《中庸章句》：“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举而措之，亦犹是耳。盖包费隐、兼小大，以终十二章之意。章内语诚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又按：《孔子家语》亦载此章，而其文尤详。‘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复以‘子曰’起答辞。今无此问辞，而犹有‘子曰’二字。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删有不尽者，今当为衍文也。‘博学之’以下，《家语》无之，意彼有阙文，抑此或子思所补也欤？”^⑫

三是张栻(1133—1180)《孟子说》卷4《离娄上》指出：“此说见于子思子《中庸》之书。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传乎子思者也。”^{[9]355}此说将《中庸》涉案文本视作孔子之言。

四是饶鲁《饶双峰讲义》卷13《孟子三·居下位章》指出：“《中庸》自‘天下之达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当来只为学者说，所以说‘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则未必说居下位及取友等事。如修身、事亲、知人、知天之说，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按：此段因《总注》‘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而发，故附著于此。”^⑬此说商榷朱注，将《中庸》涉案文本视作子思之言。

总结上文，一方面，从《中庸》涉案文本与孔子、子思的关系看，基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明确冠以“孔子曰”，可知它是经由子思传述的孔子之言，不宜径直视作子思之言；另一方面，从《中庸》涉案文本与子思、孟子的关系看，《孟子》7·12作为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它是孟子通过子思及其《中庸》而弘扬孔子之道的典型体现。一般认为《孟子》7·12与《中庸》、子思相关，它是否也与《大学》、曾子有关呢？早在东汉

末期,赵岐(?—201)已经萌生此一问题意识。《孟子正义》卷15《离娄上·十二章》录赵岐注:“此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临民;信友悦亲,本在于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诚为贵也。”^{[10]511-512}这里借助《论语》1·4的“吾日三省吾身”勾连了曾子与孟子的关系,但未涉及《大学》。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开始凸显此一问题。《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与《大学》相表里,学者宜潜心焉。”^{[3]282}至于《孟子》7·12如何“与《大学》相表里”,朱熹未作具体说明。《论语》4·18记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集注》卷2《里仁》指出:“此章与《内则》之言相表里。几,微也。微谏,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也。劳而不怨,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⑩仿此体例,《大学》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以彰明先后的重要性,借“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夯实次序的条理性,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凸显修身的根本性,即是它与《孟子》7·12相表里的荦荦大者。

受朱熹影响,后世学者逐渐关注此一问题意识。一是张居正(1525—1582)《四书直解》卷20《孟子卷七·离娄章句上》指出:“按:此章论诚明之学,实渊源于孔子,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学者宜究心焉。”^{[11]397}据此,《孟子》7·12借助诚明之学,和盘托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承谱系。二是唐文治《孟子大义》卷7《离娄上·第十二章》指出:“《大学》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达乎齐家、治国、平天下,此言治天下之本末也。《中庸》言明善、诚身,以达乎悦亲、交友、获上,此言治一身之本末也。”^{[12]218}据此,《孟子》7·12基于“治一身之本末”而与《中庸》相表里,基于“治天下之本末”而与《大学》相表里。

从《孟子》7·12的单章研究看,人们大多关注其中的思孟关系,很少有人关注其中的曾孟关系。所谓从思孟关系到曾孟关系,意在提醒我们不仅要重视思孟关系的视角,而且也要重视曾孟关系的视角,这两个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四书学离不开孟子与曾子、《孟子》与《大学》相互关系的探讨,而经由《孟子》7·12的单章研究是扩展并深化此一问题意识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孟子》7·12包括三大论域:一是它与《孔子家语》《中庸》《淮南子》的字句同异值得分辨;二是它与《中庸》的思想关联值得分析;三是它与曾子、子思的学脉传承值得分疏。张岱(1597—1679)《四书遇·孟子·离娄上·思诚章》指出:“此章全与《中庸》同。《中庸》于‘诚之者’处,犹有择善、固执、博学、笃行等功夫。而此但以‘思诚’二字尽之,尤为简切。”^⑩“诚而思诚”的思想义理是《孟子》7·12的重中之重。如果再进一步说清楚它与《孔子家语》、曾子的里里外外,我们就能基于思想义理而统筹兼顾,将这一单章研究做得更好,使它真正成为孟子研究与孟学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注释

- ①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下同;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注明。
②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212-213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③参见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71页;已做并行处理。④参见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40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⑤参见胡炳文著,宋健点校:《孟子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0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⑥参见唐文治著,徐炜君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⑦参见杨时撰,林海权校理:《杨时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04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⑧参见高步瀛:《孟子文法读本》,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79年再版,第6页a;各卷分署页码。
⑨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6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⑩参见俞樾:《九九销夏

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①参见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94-895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②参见陈淳著，熊国祯、高流水点校：《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4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③参见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320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④参见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第3册），第894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⑤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212-213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⑥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⑦参见王朝璩辑：《饶双峰讲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5册，第455页下栏；已做并行处理。⑧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⑨参见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46页；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参考文献

[1]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 刘文典撰, 冯逸, 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王朝璩辑. 饶双峰讲义[M]//四库未收书辑刊: 第2辑第15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5] 何漱霜. 孟子文法研究[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41.
- [6] 程颢, 程颐著, 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 王昶撰, 刘杰, 刘同编. 王忠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26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9] 张栻著, 杨世文, 王蓉贵校点. 张栻全集: 上册[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9.
- [10] 焦循撰, 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1] 张居正撰, 王岚, 英巍整理. 四书直解[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 [12] 徐炜君等整理. 唐文治四书大义: 孟子大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Similar Texts, Thoughts of Affinity, and Interrelations among Zengzi, Zisi, and Mencius

Yang Haiwen

Abstract: Book 4A12 of the work *Mencius* contains three domains of discourse: First, it is worth making distinctions among similar words in Book 4A12 of *Mencius*, *Family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Huainan Zi*; Second, the interlocking associations in thoughts between Book 4A12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re worth analyzing; Third, the inheritance of authentic traditions passed down from Zengzi through Zisi to Mencius are worth sorting out. Although “to be sincere and to think about sincerity” is the priority among priorities in Book 4A12,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holistic approach by considering not just this fundamental philosophy in Book 4A12, but also other comparable texts, the affinity relationship in its though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thought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Zengzi through Zisi to Mencius. With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mind, the study of this single chapter Book 4A12 can be proved academically meaningful in profoundly interpreting the work *Mencius* and its thoughts as well as in becoming a new academic topic in both *Mencius* study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engology.

Key words: *Menciu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Zisi and Mencius;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gzi and Mencius; the study of a Single Chapter

[责任编辑/李 齐]